

第一章 重生回到十四歲

薛婉在寫字，她平心靜氣，手腕運力，一手顏體力透紙背、風骨仍傲。

綠繞倚在門前，染著鳳仙花汁的手指輕輕托腮，朱唇微挑，似笑非笑地看著她，

「都到這個境地了，夫人竟還有心思寫詩？」

薛婉輕輕咳嗽了一聲，嘗到一片腥甜，黑血一滴滴落在宣紙上，暈染開來。

她抬頭，譏諷地看著綠繞，「毒酒我已飲過，不出三刻，便會毒發身亡，妳大可以去和妳家主子覆命，卻偏偏還要等在這兒，妳也老了，竟變得謹慎過頭了。」綠繞臉色微變，甚至可以說有些扭曲，她被薛婉戳中了心事。

眼前的女人馬上就要死了，她該如釋重負才對，可不知為何，她隱約有種不祥的預感，因此特意守在這兒，定要親眼看這女人嚥氣才能放心。

綠繞正想再說兩句，卻聽到身後傳來急促的脚步聲，由遠及近。

沈淮安大步流星走進薛婉的院落。

他年不過而立，今日入宮赴宴，穿的是武將的蟒袍，未衣華服，腰間環佩叮噹，越發襯得劍眉朗目，面若冠玉，端的是好相貌。

只是他征戰沙場十年，一身血海裏堆出來的殺伐之氣，只消看人一眼，便叫人渾身顫抖，如墜冰窖。

「向侯爺請安。」綠繞在他面前慌亂拜下，額角沁出冷汗來。

這時沈淮安不應該在宮中宴飲嗎？怎麼會匆匆歸家呢？

沈淮安看了綠繞一眼，朱唇勾起一絲冷笑，並不理睬，轉身走到薛婉面前。

薛婉嘴角刺眼的暗紅讓沈淮安狠狠皺了皺眉，男人不耐煩地看著眼前的女人，他名正言順的妻子，沉聲問：「中毒？可找了大夫？」

「不必了，我於侯爺已無用處，不如早日騰地兒給後來人。」薛婉嘲諷地看著沈淮安，擋下手中湖筆，「長慶長公主確為佳配，待我死後，侯爺娶公主過門，新帝與侯爺沒了嫌隙，倒是一段君臣佳話，日後也能青史留名了。」

「妳……」沈淮安眉頭蹙得更甚，「薛婉，妳何時也學會這般小女子的矯揉造作？」薛婉平靜地看著沈淮安，心中竟無絲毫漣漪。

到了如今這地步，沈淮安也仍是個不懂得情愛的石頭，她怎就瞎了眼，看上這樣一個人？薛婉想到這，不禁輕笑一聲，卻突覺腹中疼痛如絞，哇的噴出一口毒血，盡數染在宣紙上的詩句裏。

她渾身酸軟，支撐不住，幾要癱倒，卻反被擁入一個陌生的懷裏，她抬頭只見大永朝的戰神，皇上親封的超一品忠勇侯，面對刀槍箭雨，血火鋼刀都面不改色的邊關閻王，戰場殺神，此時竟然一臉慌亂地看著她。

沉水香的氣味若有似無，薛婉卻想念許多年前的漠北，月色滿懷，沈淮安一身銀甲，灰頭土臉的把她按進他的懷抱，那時金屬的堅硬硌得她難受，卻比如今這些名貴柔軟的絲綢叫人心生親切。

「薛婉！妳給我起來！」他手臂緊緊攥著薛婉的胳膊，幾乎要把她的骨頭都捏碎了。

薛婉輕輕一笑，她想問沈淮安後不後悔，可惜毒性太烈，她已說不出話來。

視線很快模糊，沈淮安一聲聲嘶啞的呼喚逐漸遠去，薛婉閉上眼，任由黑暗將自己吞噬。

「大小姐？大小姐？快醒醒！該起了！」

芷荷低聲的呼喚由遠及近，薛婉迷迷糊糊睜開眼，便見一個圓盤臉大眼睛，穿翠綠襦裙的少女正扶著她的胳膊，要把她從被窩裏拖出來。

「芷荷？」薛婉下意識地喚道，仍然有些恍惚。

「您可總算醒了！今日要去向老太太請安呢！您還要貪睡到什麼時候？快快起來吧！二小姐方才便朝永福堂去了！」芷荷滿臉焦急地神色。

薛婉抹了把臉，才終於憶起自己如今是在年少時的閨房之中。

「好好好，知道了，芷荷，我這就起來。」薛婉微微一笑，隨意地伸了個懶腰，這才起身，坐到鏡前，由著芷荷擺弄梳洗。

七日前，薛婉在閨房中醒來，花了數日才終於確信自己真的重生了，此時是永嘉十年，她還只是個十四歲的閨閣少女，整日和繼母妹妹鬥智鬥勇。

芷荷手腳利索，不到一刻鐘，便幫薛婉梳好了頭髮，只見鏡中十四歲的少女穿一件杏色祥雲紋纏綃百褶裙，頭上只在髮髻間插兩朵桃花做點綴，雖不施粉黛，卻面若桃花，唇若點朱，皮膚更是柔嫩得彷彿要漾出水來，當真是明豔動人。

「我的大小姐，今日可別再和老太太對著幹了，若是再被罰跪祠堂，一頂孝悌的帽子扣下來，老爺也不好再說情的！」

芷荷把薛婉扶起來，主僕兩人推門而出，她苦口婆心地勸說，薛婉卻促狹地一笑。

「我知道了，放心，定不會叫那老虔婆再抓到我的錯處。」

「我的老天爺啊！」芷荷瞪大眼睛，捂住了薛婉的嘴，壓低了聲音道：「大小姐，那話咱真的不能再說了！若是讓旁人聽了去，怕是要動家法的！」

門外院子裏，幾株桃花開得正盛，滿目盎然生機，薛婉心情大好，笑著拿下芷荷的手，「妳且放寬心，這世上再沒什麼事是妳大小姐擺不平的了！」

芷荷看著薛婉爽朗的笑容，微微一怔，突然覺得大小姐似與過去不一樣了。

兩人一路分花拂柳，穿過一個花園，便到了薛太太的永福堂。

「到底不是讀書人家肚子裏爬出來的，半點規矩不懂，都這個時辰了，竟還沒到。」薛婉剛邁進永福堂，便聽見薛太太的責怪聲傳出來。

「娘，婉兒畢竟年幼，又是長身子的時候，貪睡些也無妨的。」張氏的聲音較小，若有若無的。

「哼！妳就是心太軟，若論年紀，瑤兒寧兒哪個不比她小？身為長姊卻沒半點長姊的樣子，今日只怕又該是我這老婆子來做惡人了！」

薛婉在永福堂的門前停了下來。

芷荷臉色發白，拉著薛婉的袖子，低聲道：「大小姐，千萬別生氣，若是生氣，便中了張氏的奸計了！」

薛婉嘴角微勾，她如何不知道？

她生母是威北侯公女，自幼隨父母在邊關長大，性子不羈，最不耐煩那些繁文縟節，但她生母怎麼說也是將門虎女，屈尊下嫁一個小小進士，世人誰不說薛家是走了大運的？

只有薛老太太自詡讀書人家，看不慣這樣的兒媳婦，平日裏無事，最愛編排她的生母，橫豎死人是不能從墳墓裏跳出來還嘴的。

而她每每被激怒，便被薛老太太懲罰，不是跪祠堂就是抄孝經，張氏再在京城裏一傳揚，家家戶戶都知道薛家的嫡長女很是不像樣。

「這有什麼可氣的？走，咱們進去。」薛婉安撫地拍了拍芷荷的手，大步走進永福堂。

芷荷看著薛婉氣定神閒的模樣，重重點點頭，她的小姐長大了，定不會再吃那老虔婆的虧！

薛家人口簡單，旁支都已分家單過，薛平又是一脈單傳，是以來請安的只薛平的繼室張氏、薛婉，以及張氏膝下的兩個孩子薛瑤和薛寧而已。

薛老太太前年剛過了五十的整壽，摻著大半銀絲的髮髻上只簪一支玉簪，上面墜著一顆指甲蓋兒大小的綠松石珠子，以她好歹是官家老太太的身分，當真是樸素到了窮酸的地步。

張氏投其所好，穿了件素色襯裙，洗得半新不舊的，頭上插了根銀素簪，去奔個喪也是無礙。

薛婉一邁進永福堂，臉上便流露一絲十分規矩得體的笑容，盈盈朝薛老太太和張氏拜下，「婉兒給祖母請安，給母親請安。」

她動作行雲流水，拿捏得當，沒有一絲錯處，像是專門練過似的。

這歸功於她上一世的最後那幾年，沈淮安封了侯爺，她一品誥命加身，成天要去宮裏請安，賞賜見天的送入府。她很是花了一番功夫才學會了這些勞什子的禮儀，卻還被沈淮安笑話，說她滿身的硬骨頭也不過爾爾。

薛老太太見薛婉如此，露出驚訝的神色，薛婉何時竟有這樣的儀容氣度？

又見她打扮的還算樸素，薛老太太這才點了點頭，「嗯，今日雖說還是遲了，但好歹請安請的像模象樣了，起來吧。」

張氏也十分納悶，她對薛婉十分瞭解，知她最是桀驁不馴，未料到今日不但服了軟，還能把請安禮做得這般好？

她自想不到薛婉重生一遭，只當是薛平安排薛婉學的，心中不禁咯登一下，難道說老爺之前說起的葉家有意結親的事，當真是要許給薛婉嗎？

那可是名滿京城的葉三郎！憑什麼這樣好的姻緣，竟要給這個野丫頭？她的阿瑤可只比薛婉小兩歲！

張氏心中嫉妒，面上卻不顯，只微微笑道：「婉兒如今大了，過幾日就是三月三，可以辦及笄禮了，這可是女孩子的大事。昨夜老爺還跟媳婦說，屆時是要請葉夫人的，想來是有了打算的。」

薛老太太原本神色稍凝，但聽張氏提起此事，冷下臉來，狠狠地哼了一聲，「葉家那樣的門楣，咱們薛家可是高攀不起的！」

提起此事，再看薛婉今日做派，老太太不禁往旁的地方想，只當薛婉是為了葉家的親事才有意奉承自己，眼中流露出一絲寒意，惡狠狠瞪著薛婉，「我們薛家的女兒絕不做攀龍附鳳之事！」

「娘……」張氏為難地低語。

薛婉見薛太太的架勢，不禁微微一怔，她怎麼不記得自己當年還和葉家議過親事？

「母親此言差矣！」

氣氛正有些僵持，門外突然傳來清朗男聲，隨即，一個儒雅清雋的男子緩緩走了進來，正是薛婉的父親薛平。

薛平三十有五，生得文質彬彬，只是官場沉浮多年，越發謹慎，反倒沒了年輕時瀟灑風流的氣度。

這會兒，薛平剛下朝，連官服都不曾換，便被張氏安排的婢女引到永福堂來，原本是要讓他親眼瞧瞧薛婉如何頂撞祖母，卻沒想到他還未進屋便聽了這一耳朵。

「母親。」薛平進屋，恭恭敬敬地朝母親一拜。

張氏忙帶著兩個孩子朝薛平福了福身，薛瑤和薛寧亦稱了爹爹，薛婉也拜了拜，但既沒有張氏的誠惶誠恐，更不如薛瑤和薛寧叫的親熱。

張氏眼看薛平臉色不好，忙道：「三個孩子肯定餓了，周嬪嬪，妳先帶著哥兒姐兒到偏廳用膳。」

周嬪嬪是張氏身邊的老人了，忙應聲，帶著三個孩子下去了。

薛平待三個孩子都走了，才低聲道：「葉家是世代簪纓的大家，葉三郎君子端方，於婉兒可是好姻緣啊，母親緣何反而不肯？」

薛太太冷哼一聲，渾濁的眼裏帶著一絲慍色，「我豈不知葉三郎是大大的好姻緣，然而正因如此，反倒叫我懷疑。你雖是三品侍郎，但那葉老太爺致仕前可是兩朝宰輔！葉三郎論品貌才幹，滿京城什麼樣的人家找不到？為何會獨獨惦記咱們家大姐兒？」

薛平微微一愣，「這……想來是婉兒的才貌……」

這話說到一半，薛平自己都要說不下去了。

薛婉若論相貌，那確實是花容月貌，打扮起來豔冠京華也未可知，但才學實在差強人意，她從模樣到性子，都與生母隨了個十成十，縱然母女倆緣分淺，打一出生就沒見過，但卻絲毫不妨礙薛婉自小對舞刀弄棒的熱愛。

張氏輕輕咳嗽了一聲，「許是婉兒上回在成王府雅集時被葉三郎相中，也說不得……」

「那樣敗壞門風的事妳還敢再提！」薛太太聽張氏提成王府，頓時氣得臉色鐵青。

張氏忙止了話頭，又是順氣，又是遞茶盞的，才讓薛太太又穩住了。

薛平見老太太身子不爽利，也不敢再提，只好拱手告退。

薛婉尚不知道父親和祖母說些什麼，只和薛瑤、薛寧圍了個小桌用早膳。永福堂的早膳不過四碟子醬菜、白粥，另有兩樣花卷饅頭，和京中略富庶些的平頭百姓差不多了。

薛婉是吃得慣，她上一世隨沈淮安屯兵漠北，吃的還不如這個，但薛瑤和薛寧都是張氏所出，兩人從沒吃過什麼苦，卻也都硬著頭皮，一口一口吃下去了。

薛瑤十三歲，薛寧才十歲，兩人年紀都不大，行事卻是懂事，薛婉不得不說，單就調教兒女一事，張氏還是很稱職的。

薛家向來重規矩，食不言寢不語，三人坐一桌，吃的極快，不到一盞茶的功夫，便各自吃好拜別了。

薛寧要上隔壁沈大人家的私塾，薛婉和薛瑤無事，於是結伴回自己的院子。

「聽娘的意思，大姊姊的婚事只怕是有著落了。」薛瑤親切地挽著薛婉的手臂，一張秀氣的小臉帶著些揶揄和笑意，她方才特意屏退了丫鬟，和薛婉說體己話，「只不知我未來的姊夫是什麼模樣，當不當得起姊姊一生一世一雙人的情誼！」薛瑤生得像極了張氏，眉眼細長，溫婉秀氣，天生一對梨渦，說起話來，眼裏都帶著笑，怎麼看都是和藹可親的。

上輩子，薛婉正是被薛瑤這樣的面孔騙了。

爹爹說的每一門親事，薛瑤總是自告奮勇的去幫她打聽，不是張家公子有個貼身美婢，就是李家婆母不好相處，她聽著薛瑤的話，拒了一門又一門的親事，直到年歲長了，越發尷尬，結果薛瑤將沈淮安說成絕世的大英雄，還自告奮勇的幫她鴻雁傳書，互道情誼，比紅娘還積極。

現在看來，薛瑤的招數實在不太新鮮，只是當初的自己實在太容易相信別人了。

「女孩子家的，哪有議論自己婚事的。妹妹慎言。」薛婉微微一笑，不冷不熱地說道，不動聲色地收回了自己的手。

薛瑤微微一愣，大約是未料到薛婉會是這般態度，卻馬上又轉了神色，俏皮地說道：「大姊姊莫不是還在生我的氣呢！成王府的事，我真的不是有意告訴祖母的！」

薛婉聽到成王府三字，微微停下了腳步。

她上輩子的人生實在多姿多彩，輾轉南北，哪裏還記得什麼及笄前去過哪家王府做客，又有些什麼雞毛蒜皮的齷齪。

但前頭張氏提了葉家，再經薛瑤一說，薛婉這便想起來。

那時，成王妃家的女兒及笄，要相看婚事，成王妃整日裏安排雅集的邀請，薛婉和薛瑤畢竟也快到議親的年紀了，張氏便帶著兩人去過幾回。

有一回，薛瑤不小心打翻茶水沾濕了薛婉的衣裙，薛婉只好去換衣裳，那領路的小童不知怎的，七拐八拐，竟帶她差點進了外院。

隔著一道垂花門，她與葉修昀打過一個照面。

彼時的葉修昀，一身錦袍華服，端的是貴胄公子，丰神俊朗，瀟灑倜儻。

他紙扇輕搖，見自己怔忪站在門前，不禁彎了彎雙眼道：「美人如花隔雲端，李太白誠不欺我。」

那時的自己是真的十四歲小姑娘，甫見了外男，羞得滿面通紅，轉身便跑。葉修昀口無遮攔，說自己在成王府隨便溜達溜達，便結識了一位美若天仙的閨閣小姐，日後定要娶那般樣貌的女子為妻，眾人再瞎起鬨，葉修昀卻只笑而不語。這本不過是京城富貴人家一點談資，但薛瑤當日在成王府「恰好撞見」他們碰面這一幕，又「年少無知」說漏了嘴，薛太太因此狠狠罰了自己一通，跪祠堂、請家法一股腦用上，於是，過去的自己因此越發憎恨薛太太。

當初她不曾深想，如今卻不同了。

她怎會那麼湊巧被弄髒了衣裙？又為何會被迷迷糊糊的小童領到外院？薛瑤又是如何說漏了嘴？

薛瑤見薛婉停下腳步，只當她真的是因為自己說漏了嘴的事才與自己生氣，忙上前兩步，拉了拉薛婉的衣袖。

「大姊姊，妹妹也是為了妳好！想著若是爹爹和祖母知道了，說不得會撮合妳和葉三郎呢，這滿京城，又有哪家的男兒比得上葉三郎？」薛瑤嬌憨地看著薛婉，眨眨眼道。

薛婉似笑非笑看著薛瑤，一雙眼冰冷地猶如利劍一般，刺向薛瑤。

薛瑤被薛婉這樣瞪著，竟覺得後背一涼，根根汗毛都豎起來了，她嚇得後退半步，再抬頭，卻見薛婉神色如常。

「妹妹，婚姻大事自來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我看妳小小年紀，對外男倒是知之甚詳，這要是傳出去，可是有損閨譽的。」

薛瑤恍惚間彷彿以為自己幻聽了，她扭頭看向薛婉，見她眼裏竟還帶著譏笑。

「大姊姊妳……」薛瑤想問，妳是在要我嗎？可話到嘴邊她又嚥了下去，只白著臉道：「姊姊這是何意？」

薛婉不再理會，回頭道：「芷荷，還不快過來！咱們到了！」

薛瑤抬頭，這可不是已經到了薛婉的舒蘭苑了。

滿臉擔心的芷荷聽薛婉叫她，忙應了一聲，一溜煙的到了薛婉面前。

「大小姐！」芷荷看薛婉神色淡淡的模樣，終於放下心來。

二小姐每每要與大小姐說話，都會把丫鬟們支開，而大小姐每回和二小姐說完話，便像是變了個人似的，一會兒憂心忡忡，一會兒又情緒激昂。

她早就覺得不對，但兩個小姐要說私密的話，她一個丫鬟，實在不知如何勸說。

「妹妹自便吧，姊姊告辭了。」

薛婉轉身，徒留給薛瑤一個背影，薛瑤咬著銀牙，神色難看至極。

「二小姐……太太還在等著您呢。」薛瑤身邊的丫鬟柳翠低聲說道。

薛瑤深吸一口氣，冷哼一聲轉身走了，「我看她還能得意到幾時！」

另一邊，一踏進舒蘭苑的大門，芷荷便鬆了口氣。

「奴婢早就和您說，二小姐說的話不能全信的，二小姐表面單純良善，奴婢瞧她卻覺得她為人不真誠，整日裏不知給您灌些什麼迷魂湯。您如今不吃她這一套了，可就對了！」芷荷一邊說，一邊樂呵呵地笑著。

薛婉看著她的模樣不禁莞爾，眼底卻又忍不住有了一絲淚花。

芷荷是她唯一親近的丫鬟，她們自小一起長大，當初她與沈淮安的事，芷荷一直是勸著阻攔她的，但真等到出嫁那一天，闔府的丫鬟，卻只有她義無反顧的跟自己走了，然而後來邊關一場大雪，芷荷為照顧她著了涼，竟就去了。

「放心，日後定不會再犯糊塗了。」薛婉笑著拉住芷荷的手。

第二章 婚事的變化

數日後，便是三月三女兒節，薛婉的及笄禮就定在這一天，大清早的，薛婉便被芷荷拉起來，梳妝打扮一番。

來執禮的是薛平同窗好友韓大人的妻子，韓夫人是個熱心腸，好做媒，手又巧，京中不少人家女孩兒的及笄禮都邀了她來執禮。

只見她三兩下便幫薛婉挽了個髻，而後插上早早備好的赤金鑲琉璃的金簪，映得薛婉越發明豔動人。

「妳家婉兒實在是好相貌，卻不知將來誰家兒郎有這般福氣討了去。」韓夫人看著薛婉，笑咪咪對張氏說道。

張氏笑道：「請妳們這些老婆子來觀禮，可不就是更幫我們家婉兒參謀參謀的嗎？」

薛婉低頭斂目，只做羞澀狀。

前世，薛婉是個混不吝的性子，又被薛瑤挑撥，對這些保媒拉纖的伯母們，很是不屑一顧，及笄禮上沒說兩句話便稱病躲了，得罪了不少人。

這一世，她學乖了，也放聰明了，心知這些內宅婦人是萬萬不能得罪的，她既然不打算再選沈淮安，自然便要留心其他家的兒郎。

其實葉家當真是不錯的選擇，縱然葉修昀風流成性，但葉家門風卻是不差，能入此門，實在是上上之選。

「要我說啊，婉兒身上也是將門虎女的血，合該配個小將軍才是！」堂內，一個年過四十的華服婦人突然開口道。

薛婉臉上的羞澀之意頓時少了一半，她抬頭看了那婦人一眼，只覺有些眼熟，卻想不起是何人。

張氏神色變幻莫測，臉上的笑意幾乎掛不住了，「周夫人可是心中有了人選？」

周夫人？薛婉心中轉過數念，終於恍惚間想起，這是兵部尚書周大人的夫人，同樣的武將出身，因與薛婉的外祖家沾親帶故，這才勉強走動過幾次。

上輩子，她的及笄禮，周夫人來過嗎？薛婉犯嘀咕，卻委實想不起來。

周夫人見四周的太太夫人們都直勾勾盯著她，這才清了清嗓子，笑道：「上個月，北蠻突襲了經陽關，守城的小將軍帶著不過千人，愣是守了七天七夜！聖上讚他少年英才，剛剛封了他一個驃騎將軍呢！」

「老天爺啊，這可是個厲害人物！」韓夫人感慨道。

「可不是，關鍵是這小將軍今年才不過二十歲，尚未娶親。」周夫人故意賣了個關子，說到這裏，竟笑而不語。

堂上一剎那悄無聲息，一圈的女眷都緊緊盯著周夫人，張氏若不是手裏攥著帕

子，只怕要去掐自己另一隻手了。

周夫人一字一頓道：「此子正是十年前橫槍守雁門，舉家赴沙場的沈將軍遺孤，名喚沈淮安！」

聽到沈淮安三字，薛婉下意識地攥緊了衣袖。

沈淮安，她怎麼會聽到沈淮安的名字？

她隱約記得，上輩子她及笄的那年，沈淮安還只是西郊大營一個百夫長，縱然是沈將軍的遺孤卻無人知曉，更因性子倔強、不通人情世故，一直被上司打壓。

他父親沈城是據守雁門關的守將，後來北蠻入侵中原，前三個關卡都已失守，攻至雁門關，沈城內無糧草，外無援兵，困守數月，終是死於北蠻屠刀之下，北蠻破城之時，沈家全家被屠，只一個沈淮安躲在水缸裏逃過一劫。

彼時，沈淮安不到十歲。

朝廷不知道沈家還有骨血遺留，便一直不曾照顧過沈淮安，直到他回到邊關，殺敵守城小有名氣，朝廷才查證承認，沈將軍確有繼承香火的後人。

剛嫁給沈淮安時，她也曾問他家破人亡之後的日子到底是如何過的，沈淮安只淡淡說道：「吃百家飯，穿百家衣，四海為家罷了。」

她起先不懂這是何意，直到後來在邊關遇到那些流浪兒，餓了便去客棧外找夥計們要餽飯吃，冷了便挨家挨戶借布片縫成衣服穿，她才終於明白。

她因此疼他、惜他，可那已是他們成親五六年後的事了。

如今她重活一世，沈淮安怎麼這麼快就成了驃騎將軍？還是死守經陽關的大英雄？

「哎呀，沒想到這個小沈將軍，這般的厲害，想來也是不缺人說親事的。」張氏聽到三品的驃騎將軍，不禁心頭一跳，可想想自家狀況，她心思又散了。

「話可不是這麼說的。」周夫人彷彿沒看出張氏的臉色，越說越起勁，「我家那老頭子與小沈將軍見過一次，直誇讚他是少年英豪，日後必成大器，只可惜沒個妻子主持中饋，他又整日在外奔波，實在不易覓得良緣啊。」

張氏聽了只笑著點點頭，卻不再言語，她聽出周夫人必是受人所托來說媒的，可惜薛家書香門第，是看不上這種莽夫的，不但薛瑤不可以去邊關吃苦，只怕以薛太太的脾氣，薛婉嫁了這樣的人，她也得立時吐血而亡。

想到這兒，張氏和韓夫人交換了一個默契的眼神。

韓夫人立刻心領神會地打岔道：「妳們可是越說越不像話了，哪有在姑娘面前說這些的？瞧瞧婉兒和瑤兒，羞得快要鑽到凳子底下了！」

幾個夫人見薛婉和薛瑤都是一臉羞澀地低著頭，都大笑起來，薛婉和薛瑤借機起身行禮告退，好留下夫人們，深入瞭解薛家說親的條件。

出了前廳，薛瑤又想上前與薛婉搭話，薛婉不想搭理她，拉著芷荷轉身便要回舒蘭苑。

誰料薛瑤竟追上來道：「姊姊可知葉老太爺病重，葉家這般急著幫葉三郎說親事，是為了沖喜，更何況若是葉老太爺去了，那葉三郎的婚事又要耽誤一年了！葉家很是焦慮，而葉夫人今日沒來，是為了給葉老太爺去相國寺祈福！」

薛婉看著擋在自己眼前的薛瑤，一個年僅十三，高門大院裏長大的女孩子，卻能信誓旦旦說著外面的小道消息，定然是有人告訴她的，而那人除了張氏不做第二人想。

「妹妹這般關心葉三郎的親事，可是對他有意？若是如此，可儘管告訴姊姊，姊姊幫你去和爹爹求情，說若是葉夫人來相看，便要妹妹出來？」薛婉笑咪咪地問道。

薛瑤臉色頓時一紅，嗔怪道：「姊姊說什麼渾話呢！妹妹……妹妹只是……」

「只是什麼？」

薛瑤看著薛婉明明嘴角帶笑，眼裏卻像是有刀子一般。薛瑤覺得自己喉嚨發乾，說不出話來了。

「妹妹隨口說的，還請姊姊不要告訴旁人。」吞吞吐吐半晌，薛瑤小聲說完，一溜煙跑走了。

芷荷目瞪口呆地看著薛婉，「大小姐，您把二小姐嚇跑了。」

薛婉白了芷荷一眼，「什麼叫嚇跑？我是那母夜叉嗎？」

「您比那母夜叉還厲害呢。」芷荷心有餘悸地說。

薛婉忍不住笑了起來，「走了，回去了。」

回了舒蘭苑，薛婉要換衣裳、卸妝容，芷荷手腳利索，一邊伺候，一邊囁嚅喳喳說個不停。

「這沈小將軍確實年輕有為，前途無量，可葉三公子風流倜儻，名滿京華，哎，奴婢實在不知該怎麼選呢！」

看芷荷皺著眉頭，當真一臉糾結的模樣，薛婉不禁噗嗤一聲笑了出來。

「妳啊，難不成妳以為這沈公子、葉公子都是鋪子裏的胭脂，由著我選嗎？」薛婉無奈地搖了搖頭，「葉家是簪纓世家，葉修昀的祖父曾是兩朝宰輔；沈淮安如今是驃騎將軍，官居三品，哪個不是世家門閥看好的女婿，京中好女兒有多少，又怎知沒有人相中了他們？」

芷荷卻嘴硬的很，「我家小姐，樣貌好、性情好、教養好，奴婢看來，小姐配他們是綽綽有餘！」

薛婉心知芷荷是怕自己不高興，這才這般插科打諢，於是她也笑了笑，認真道：

「若當真要從二者選一，我自然是要選葉修昀。」

「這怎麼說？」芷荷歪頭問道：「奴婢覺得小沈將軍也不錯。」

「武將常漂泊在外，不如文官來的安穩。」薛婉遲疑了片刻，低聲說道。

她抬頭看著銅鏡中的自己，少女的容顏精緻妍麗，臉頰和唇上薄塗的胭脂讓她看上去平添了幾分嫵媚，她換下方才及笄禮上的華服，換了件顏色雅致的襦裙，看上去身段嬌娜，卻端莊大方，既不過分浮誇，也不曾失了少女的俏皮。

既然有機會重活一世，她是絕不會在同一棵歪脖子樹上吊死的。

芷荷好奇問道：「若是誰都能嫁，小姐又想嫁誰？」

薛婉低笑，她伸手拿起桌子上韓夫人備下的金簪，簪上琉璃流光溢彩，被她撲在

手裏。

既然一定要嫁人……薛婉想著，將金簪插在頭上，「自然是要嫁一個人上人的。」

薛婉那日只是隨口一說，未料不過兩天，竟就一語成讖了，一個嫁予人上人的機會找上門來。

後院裏，張氏猛地從椅子上跳起來，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似的，看向薛平。

「什麼，三皇子要選妃？」

「這有何驚訝的？」薛平冷哼一聲，裝模作樣的喝了口茶，「你這幾日打起精神來，給兩個孩子各準備好衣裳首飾，過兩日只怕貴妃娘娘就要下帖子，邀京城女眷去賞花了。」

張氏激動的說不出話來，雙手顫抖著走來走去。

「老爺，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啊，要不要提前打點打點，那些個宮裏的太監宮女只怕都心黑的緊，別到時將我的瑤兒刷下來。」

「那是不必。這賞花會只是相看，若是當真有意，貴妃娘娘自會再私下遞話，若四處打點，反而自降格調。」薛平淡淡說道：「此次遍邀京中貴女，咱們薛家在裏面就是個末流。你好好準備，不見得要讓貴妃瞧上我們，反倒是那日去的夫人們，不少人家中的哥兒也在相看著，都是好機會。」

「這我都知道，我只是想著咱們家若是出個皇子妃，想來母親也會高興的。」

張氏仍是激動不已，讓薛平笑著搖了搖頭。

而此時，與薛家相距不遠的京城沈家，也同樣的熱鬧非凡。

沈淮安坐在前廳，手邊一壺好酒、一個酒杯，正在自斟自飲，身旁他新買的下人正在清掃。

「我說少爺，皇上不是體諒沈家荒廢已久，要您先住到兵部去嗎？」沈忠揉著肩膀，走到沈淮安身邊，伸手便要去拿他的酒杯。

沈淮安將杯中酒一飲而盡，捏在手上把玩，「少說廢話，要你打聽的事呢？」

沈忠撇撇嘴，心裏很是犯嘀咕。

自兩個月前少爺大病一場醒過來，便有幾分古怪，比如說他放著好好的關內不待，偏要去經陽關，主動找仗打，他們苦戰了二十多日，差點死在那兒了；再比如現在少爺竟莫名其妙要他去打聽薛家的小姐。

「少爺，哪有您這樣的將軍，要我一個大老爺去打聽官家小姐的婚事，您要是當真有這個意思，拿上禮物去求娶便是了，您現在可是皇帝面前，那個、那個什麼……燒豬蹄子的。」

「那叫炙手可熱！」沈淮安鄙視地看了沈忠一眼，這廝不學無術，肚裏比他還沒墨水，「你整日裏無所事事，打聽小道消息倒是你的本領，查到什麼，還不快說！」沈忠尷尬地咳嗽了一下才道：「屬下這幾日才打聽到，薛家大小姐前兩日剛剛辦了及笄禮，尚無婚約在身，但都傳葉家似有說親的意思。」

「葉家？」聽到無婚約在身，沈淮安神色一鬆，可聽到了後面這句，他瞬間眉頭緊蹙，「葉三郎葉修昀？」

「聽說是他。」沈忠點點頭，神色略微遲疑，「還有一事，也是剛剛聽說的……那個……貴妃娘娘遍邀京中貴女到宮中賞花，薛家兩位小姐也都在列。」

沈淮安的神色漸漸冷了下來，若有所思……

「少爺，小心您的手！」沈忠突然驚呼出聲。

沈淮安回過神來，才發現他不知不覺竟把手中酒杯捏碎了。

春日正好，一日暖過一日，自薛婉及笄以後，薛老太太便特意叮囑過，不許她再出門亂走，按照老太太的思路，畢竟是要論婚嫁的姑娘，整日裏拋頭露面，十分不堪。

薛婉閒來無事悶得慌，時常叫芷荷拿一把躺椅，放在院子裏，她就靠在上頭看話本子。

芷荷端著羊奶羹推門進了院兒，見薛婉還在那昏昏欲睡，一臉焦急地將托盤往小几上一擱，叉腰叫道：「我說大小姐！您還有閒心看話本子！」

「我的好芷荷，又怎麼了？」薛婉擱下書，打了個哈欠，懶洋洋問道。

自重生回來，薛婉是越發憊懶了。

前世最後幾年，她陪沈淮安輾轉邊關、沙場，又回到朝堂，處處勾心鬥角，她是身心疲憊，如今回來，自然是想休息一陣子的，橫豎老太太也不讓她出門。

「您沒聽說啊！三皇子要選妃了！」芷荷壓低聲音，神祕兮兮地說道。

薛婉噗嗤笑了出來，「怎的？妳也想去選？」

「小姐！」芷荷憤憤瞪了薛婉一眼，「您如今是越來越沒個正形了，奴婢的玩笑您也開！您再這樣，奴婢可不理您了！」

薛婉見芷荷真的有點惱了，只好乖乖坐起來，好孩子似的點點頭，「好好好，我的好芷荷，有什麼話妳快說？」

芷荷見薛婉態度端正，這才點點頭道：「方才奴婢去小廚房拿羊奶羹，正好二小姐身邊的柳翠也在那兒和廚娘們聊天，我聽了一耳朵才知道，貴妃娘娘辦賞花宴，給咱家下帖子了！聽說是要給三皇子選妃呢！」

薛婉微微一愣，三皇子李昭，是當今聖上膝下年紀最長的皇子，他前頭兩個哥哥，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「薨逝」了，母親張貴妃更是侯門出身，外家勢力極大，前世，他後來又娶了葉家六小姐葉迎雲為妃，順風順水繼承大統。

可在她的記憶裏，李昭和葉六娘是自小定下的親事，到了年齡便順利完婚，不曾有選妃這件事，更別提給薛家下帖子了。

「當真？」

芷荷見薛婉還是愣愣的，更是急得慌，「自然當真！柳翠說了，下月初九，貴妃娘娘要辦賞花宴，滿京城的閨秀都被她請了去呢！如今京城裏好一些的胭脂和布料都被買走了！」

若是真的，只怕是三皇子和葉家的親事有變，再想到沈淮安這一世早早便封了將軍，薛婉心裏頗有些微妙。

按照上輩子的記憶，在她及笄以後，張氏可是蹦躂了好一陣子，裝作賢慧的模樣給她上下張羅婚事，今日相看，明日飲茶的，薛瑤則負責扯後腿。

算算日子，薛瑤也該幫沈淮安傳消息了，但至今都沒有聽到消息，難不成這一世，沈淮安提前封了將軍，看不上她這個三品官的女兒了？可三皇子的婚事，又是為何起了變化呢？

這一世，許多事明顯和之前不同了，她不知緣故，只覺得十分詭異。

「小姐，咱們怎麼辦啊！太太不會多拿銀子給您，咱們院兒每個月的月例本就不多，您平時又嘴饞的很，吃這個吃那個的，半點散碎銀子都沒留下，如何置辦衣裳首飾？」

芷荷越說越狠，薛婉無語地看著她。

「如今我這麼窮，要不妳把月例省出來，接濟我一下？」薛婉認真地伸出手，要跟芷荷借錢。

芷荷氣得小臉發白，差點要用托盤去打她，「小姐，您再鬧，奴婢可真生氣了！」主僕倆正打鬧，院外打掃的小丫鬟春櫻小碎步走進來，朝薛婉行了行禮。

「大小姐，周海家的來了。」

「周海家的是誰？」薛婉頭也不抬地問道。

芷荷強忍翻白眼的衝動，「大小姐，周海家的是太太的陪房，如今在管帳房。」

「讓她進來吧。」薛婉若有所思，點頭道。

周海家的今年已三十有五，因和張氏感情不錯，又忠心耿耿，管了府裏最有油水的活計，養得滿面紅光，身材豐腴，瞧著竟比張氏還年輕幾分。

她進屋，臉上堆笑的跟薛婉行禮才道：「恭喜大小姐，賀喜大小姐了。」

「不知我何喜之有啊？」薛婉漫不經心地問道。

周海家的微微一愣，心知薛婉不會不知道，卻只能笑道：「宮裏的貴妃娘娘下月初九要辦賞花宴，咱們大小姐、二小姐可都在邀請之列，老爺特意吩咐，叫公中再出一份銀兩，給兩位小姐添些時興的衣裳首飾，太太特意叮囑奴婢過來問您的意思，好去採買一番。」

「哦？」薛婉睨了周海家的一眼，「那二小姐是怎麼個意思？」

「回大小姐，太太說了，二小姐年紀尚小，不過是個湊數的，之前過年打的首飾花樣都還新著，不必再添了。」周海家的笑道。

瞧瞧，這正等著呢。

薛婉在心裏冷笑，她性子疏朗，不拘小節，更沒有那些算計的心思，上輩子的時候，對下人們尤其寬厚，可或許正是因為寬厚，反而漲了這些人的威風，雖不至到刁奴欺主的地步，可欺上瞞下的事那是沒少做的。

更別說張氏，這些年明裏暗裏剋扣她，甚至還把手伸得更長！

張家是清流，張氏又是填房，本就沒多少嫁妝帶進來，可從小到大，薛瑤的吃穿用度，明面上簡樸，裏子卻是一點不少的，後來薛老太太去了，薛瑤要嫁人，張

氏為她辦的嫁妝，雖及不上十里紅妝，卻也豐厚無比。

這其中的問題，前世的自己從未想過。

前世的她，因是忤逆長輩得來的婚事，她從家裏沒帶走一分一厘，直到後來沈淮安封侯，她以誥命之身回京，父親才拿出當年她母親的陪嫁，一一交給她。

她的親生母親，出身威北侯府的嫡女，十里紅妝的價值，抵得上十個薛家了，可薛平交給她的只餘下幾處不好變賣的旱田，一應銀兩首飾鋪面宅子，都沒了個乾淨。

薛平告訴她，早年這些東西他並無交給張氏，只是後來三皇子登基，他被人誣陷攀附逆臣，險些下獄，張氏只好變賣她生母嫁妝贖人，如今只剩這些了。

那時候的她根本沒當回事，只說用了便用了，她甚至沒細想過，這些銀兩只怕贖十個薛平也夠了！

那麼那些嫁妝去了哪？還不都是被張氏中飽私囊，可笑本該擁有這些的她，不只沒用半點，還全貼給了那對狐狸一般的母女。

「既然二妹妹省了一份錢，不若就都貼給我吧。我過年時可沒怎麼打新首飾呢，這是要入宮見貴人，可不能丟了咱們薛家的臉面。」薛婉笑咪咪地說道。

「啊？」周海家的未料到薛婉是這樣的態度，頓時愣住了。

「也不勞你跑腿，一會兒要芷荷跟著你回去，直接把銀子支出來便是了。」薛婉的臉上依舊是笑盈盈的。

芷荷憋著笑，福了福身子，「是。」

直到芷荷走到周海家的面前，她才如夢方醒，彷彿踩了棉花似的，帶著芷荷去帳房支錢。

第三章 父親有心還嫁妝

薛婉討錢的事不出意外的捅了馬蜂窩，第二日一早薛老太太便把薛婉叫到永福堂，劈頭蓋臉的一頓痛罵。

「我薛家怎就出了你這般貪財忘義之徒！你妹妹尚且知道勤儉節約，你竟聽風便是雨，一口氣兒支了二十兩銀子！你可知這是多窮人家的救命錢啊！」

張氏仍舊一副假惺惺模樣，在一旁細聲細氣地勸道：「娘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您說兩句便罷了，可別氣壞了身子。」

「祖母，要公中出錢本就是父親說的，孫女不過是按著父親吩咐的行事，怎就不行了？若是太太覺得不合規矩，便不該叫我把銀子支出來，既然支出來了又說我有錯，我還真就不明白這事兒我錯在何處了？」薛婉冷笑道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」薛老太太氣得臉色發白，差點一口氣背過去，張氏好一番拍背倒茶才幫她把這口氣緩回來，「好一個寡廉鮮恥之人，看來老婆子是教不了你了，去祖宗祠堂前跪著！待你父親歸家，我看他怎麼說！」

薛婉要的就是這個，她起身，微微福了福身，「那孫女就謹遵祖母的訓誡了。」說罷，轉身便走。

身後，張氏溫言勸道：「母親，婉兒畢竟要說親事了，這……」

「這般愛慕虛榮，不知憐憫的丫頭，就該隨便說與一個莊戶人家，叫她好好瞭解

民間疾苦才是！」薛老太太重重咳嗽了一聲，嘶啞著嗓音道。

薛婉聽此，停下腳步，轉身看向自己的祖母，冷笑道：「照祖母這般說，我花家裏的銀錢，倒好像是欠著那些貧苦的莊稼人似的，可咱們薛家也沒見著仗義疏財、施粥放糧過啊，也不知從我身上摳下來的銀錢，到底都叫誰花了去。」

薛老太太哇的被一口濃痰噎著，倒了下去。

永福堂裏亂成一團，薛婉不再理會，自顧自地到祠堂裏跪著了。

祠堂陰冷，便是白日，也比旁處涼上幾分，芷荷陪薛婉跪在祠堂裏，唉聲歎氣，「小姐，您怎麼又和老太太頂上了？老太太向來看不慣您，您再故意氣她，又是何苦？」

兩盞燭火幽微，薛婉神色淡淡地看著四周，薛家世代耕讀，沒出過什麼大官，牌位倒是不少，密密麻麻的祖宗牌位間，一個小小的牌位立在角落裏——先室陳氏以形之靈位。

「我說不說話，又有什麼不同？」薛婉輕聲道：「誰讓我親娘早亡，又是祖母看不慣的人，如今從帳上支幾兩銀子也要罰跪祠堂，說到底還是我命苦罷了。」

芷荷愣愣看著薛婉，她家小姐從不訴命苦，從不說示弱的言語，整日裏硬得像塊石頭，這一會兒突然是怎麼了？

「小姐……」

芷荷話音未落，祠堂的大門吱呀一聲打開，芷荷轉身，微微一驚。

「老爺……」

薛平帶著長隨站在門外，神色複雜，眼中似含著淚光。

薛婉的眼裏閃過一絲若有若無的笑意，而後又化為平靜，她起身慢慢回頭，一臉的倉惶失措，「父親……婉兒好像又做錯事了……」

薛平長歎一口氣，「你們都出去，我和大小姐單獨談談。」

芷荷看了眼自家小姐，見她示意，這才憂心忡忡地退出了祠堂。

屋裏頓時只剩了父女兩人，祠堂清冷，窗戶又小，便是白日，將大門關上，就是幽暗一片，薛婉看著薛平拿了一個火摺子，將祠堂裏其他的一一都點上。

「妳娘也走了十五年了，我如今都有些記不清她的樣貌了。」薛平輕輕歎了口氣，伸手拿起陳氏的牌位，小心摩挲著。

燈火搖曳，昏暗的燈光下，薛平的神情看不真切，只有手指輕輕描繪牌位上陳氏的閨名，一遍又一遍，那動作熟練而自然，竟像是做慣了一般。

薛婉心頭微微一顫，輕聲道：「以前祖母常說，我與母親生得相似。」

薛平輕輕歎了口氣，「妳們相似的不是模樣，而是性子，一樣的活潑、倔強，性烈如火，爹爹看著妳的眼睛，便好像見到了妳娘。妳外祖父視她如珠如寶，我們在邊關時，有一次吵了嘴，她便騎著馬哭著跑回娘家，妳外祖父竟拔劍殺上門來，差點要斬斷我一條腿。」

這樣的事薛婉上輩子從未聽過，她向來覺得她的父親迂腐平庸，過於縱容祖母，對張氏是過度信任，對自己是漠不關心，但此時她聽著他徐徐述說過去，看著他眼裏竟隱隱閃過淚花，她突然間明白，薛平是愛著自己的生母的，哪怕他們總共

只相處過兩年。

他對母親有愧，以至於甚至不敢面對她的女兒。

薛平忽然笑起來，「那也就是在邊關，若是回到京中，有妳祖母在，真不知這事得鬧成什麼樣子。妳外祖父常說，若是受不了陳家這般的女兒，便早早和離，兩家都好。他是巴不得妳娘和爹爹和離的，他向來看不上我。」

薛婉呢喃，「可是娘還是回了京……」

「是啊。」薛平神色黯然，「妳娘回了京和妳祖母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，妳娘嘴笨，妳祖母又刻薄了些，滿京城都知道我薛家內宅不平，妻不賢，子不孝。」妻不賢，子不孝——這是多大一頂帽子扣下來啊！薛婉的手不知不覺攥緊了衣襟。

「我本欲和離，放妳娘歸去，可偏偏那時候，她有了身孕。後來她臨近生產，妳外祖父戰死沙場，消息傳到京城，她驚慌失措，提前發動，剖死生下妳，人卻沒了。」薛平閉了閉眼，聲音越發嘶啞，沉默片刻，他轉身走到薛婉面前，將她扶起來。

薛婉十五歲，身量尚未長足，比薛平足足矮了一個頭。

薛平看著薛婉，眼裏紅絲佈滿，盡是欲說還休的難過和痛苦，他嘴唇顫了顫，眼淚一滴滴滑落，砸在薛婉手上。

「爹爹不能再忤逆妳的祖母了，若因為孝字被申斥第二回，爹爹的官聲可就全毀了。偌大個京城，妳沒了名聲閨譽，若爹爹又有個萬一，無人護著妳，妳要如何在夫家立足？如何安樂太平？」

薛婉看著這樣的薛平，微微愣住了。

她曾經一度怨恨薛平，薛平不是虐待女兒的父親，卻也從不真正關心她，他只要她吃得飽穿得暖，出門在外時，做個合格的閨秀便可，什麼天倫之樂、父女親情，統統都是沒有的。

可此時她突然意識到，薛平也是愛她的，只是他的愛帶著歉疚和小心翼翼，帶著忌憚，帶著不可言說的懦弱和苦悶。

「女兒明白了。」薛婉灑然道：「爹爹用心良苦。」

薛平輕輕歎了口氣，「本不該與妳說這些的，只是爹爹實在怕妳隨了妳娘的性子。」說著，薛平自袖中取出一張紙，遞給薛婉，那張紙年代久遠，早已泛黃。

薛婉接過一看，竟是她生母的嫁妝單子。

「爹爹這是……」

「這些東西我分毫未動，都仔細收著，過兩日我會派兩個帳房先生過來與妳一一說清，日後妳公中的月例照舊還是每月三兩，餘下的妳都從這裏頭支吧。」薛平淡淡說道：「這是妳娘留下的，於情於理都該給妳，妳祖母說不得我什麼。」

子不言母過，薛平不好說薛老太太什麼，只是薛老太太如今越發咄咄逼人，張氏對薛婉也不上心，他覺得自己再不護著薛婉怎麼行？交出嫁妝這件事薛平已想了數日，接著這個由頭，恰好可以交給薛婉。

薛婉鄭重將單子收進衣袖裏，福了福身。

「婉兒，妳小小年紀，日後便全都要靠自己了。」薛平嘶啞著聲音道。

「爹爹，女兒明白爹爹的一片苦心。」

薛婉輕輕一笑，薛平點點頭，父女倆一時無話。

好半晌，薛平才又開口，「今日妳祖母罰妳，妳便在這待滿兩個時辰，正好也陪陪妳娘，妳們雖然母女緣淺，但妳能來世間走一遭，到底是多虧了她的。」

薛平轉頭又看了一眼陳氏靈位，這才緩緩離開。

大門砰一聲關閉，薛婉輕歎了口氣，過了一會兒，芷荷又溜進來，慌慌張張地摩挲著薛婉手臂肩膀。

「小姐小姐，沒事吧？老爺沒打您吧？」

薛婉無奈地看了她一眼，「打什麼？我爹為什麼要打我……」

芷荷看四下無人才壓低聲音道：「剛聽老爺的長隨說，老太太有點中風了，似是不能言語了。」

薛婉嘆嗤笑了出來，「就這事，妳便嚇成這樣？」

「您把老太太氣成這樣，老爺還不得使勁兒罰您。」

薛婉又一次搖了搖頭，芷荷滿臉稀奇。

薛婉低聲喃喃道：「老太太若能一直不說話，只怕最高興的就是爹爹了。」

芷荷沒聽清，疑惑地看著薛婉。

薛婉微微一笑，抬頭看著陳氏的牌位，她以往未曾發現，今日才注意，牌位上以形二字也許是經年有人摩挲的緣故，竟然微微掉了顏色。

「芷荷，以我母親的性子，若是在天有靈，一定會保佑我的吧？」

「啊？」芷荷愣在那裏，全然不知道薛婉到底在說啥。

第二日，薛平果然說到做到，派了兩個帳房到舒蘭苑與薛婉交接。

薛婉叫芷荷隔了屏風，裏外各擺一張桌子，一間鋪面一間鋪面的講解，一處莊子一處莊子的對帳，各種文書由芷荷裏外傳遞，足足弄了一上午才交接完畢。

帳房先生合上帳本，站起來拱手，「鋪面莊子和田產都已清點完畢了。另有現銀十萬兩，珠寶玉器古玩百餘件存於廣來錢莊，這兩日待在下辦了手續，便可以大小姐私章來提。」

薛婉算得頭昏腦漲，聽帳房先生說結束了，心裏喜不自勝，忙合上帳本，給芷荷使了個眼神，「那便辛苦兩位先生了，這是一點心意，兩位拿去吃茶吧。」

芷荷走上前，將兩個荷包遞給帳房先生。

兩人掂了掂，臉上都忍不住露出一點笑意，忙行禮退下去了。

待他們一走，房中清了人，芷荷才嘟起嘴，氣呼呼地瞪著薛婉，「我說小姐，您這也太好意思了，竟真跟我借錢。」

「沒法子，妳小姐我現今雖有萬貫家財，可一時半會兒提不出來，只好借一點，周轉一下嘛。」薛婉眨眨眼，「好了，先別急著貧嘴，後面還有件事咱們得辦。」芷荷愣了愣。

「妳幫我差人給韓家送封信，要韓三娘找個由頭把我叫出去。」

「這又是為何？」

薛婉認認真真道：「自然是出去買衣裳首飾了！怎麼可以浪費了爹爹的一番苦心！」

韓三娘是薛婉的手帕交，性子爽快，自小和薛婉很投機，一聽薛婉信中說必有重謝，立時行動起來，下帖子請薛婉過府學新學的刺繡花樣。

薛婉拿著帖子去見張氏，張氏正想找機會帶薛瑤去逛逛首飾鋪子，巴不得薛婉不在，於是很是大方的答應了。

薛婉到了韓家，韓三娘又命人套了車，兩人手拉著手逛街去了。

「我今日可是冒著萬般的風險來幫妳，妳可得好好謝我。」韓三娘與薛婉同歲，個子卻足足比薛婉還高一個頭，五官雖算不上精緻，但眉宇間自有一股英氣勃勃。

「妳且放心，這一遭必有重謝。」薛婉笑道。

「這可不得了，你們薛家可是鍋子裏滾一遍，都榨不出一滴油的，怎的如今這般闊綽，還有錢逛首飾鋪子了？」韓三娘笑意盈盈地問道，心知薛婉定是遇上什麼事的。

薛婉也不瞞她，大大方方將家裏的事道了出來，直把韓三娘說得頻頻咋舌。

「你們薛家真是有趣的很啊。」韓三娘嘖嘖道：「好在妳那爹爹也算有些良心。我過去總和我娘說，妳那個繼母面甜心苦，表面上裝得跟個菩薩似的，卻是個黑心腸的。我娘總說我胡言亂語，這一遭我非要告訴她是誰胡言亂語不可。」

「這點事算不了什麼，何況若是她真的豁出去，不讓我那二妹妹多打扮，我也抓不到她把柄。」薛婉笑了笑道。

兩人說話間已到了首飾鋪，京中有專供貴女選購飾物的鋪面，馬車停在後門，進去便是一間間雅間，有丫鬟端上茶水和首飾冊子，女孩兒們先選了樣子再看實物，也可拿自家的珠寶重新打樣子或是做鑲嵌，兩人今日逛的便是這樣的鋪子。她們由丫鬟引路進了雅間，剛倒上兩杯水，便聽到隔壁的房間裏有熟悉的聲音傳來——

「阿娘！我想要那個顫枝的喜上眉梢，足有十幾顆珍珠呢！恰好可以用上回您送我的那盒南珠，那些珠子個頭太小，做鑲嵌丟人，不如做顫枝。」

薛瑤把話說完，張氏不耐煩的聲音緊接著傳來。

「我的祖宗，妳倒是眼光好，專挑貴的挑！」

韓三娘憋著笑，快要捂肚皮了，「瞧著沒？這把柄送上門來了！」

薛婉也是不可思議，今日可真湊了巧，張氏帶著薛瑤選的首飾鋪子，竟和她是一家。

「都是一家人，不若坐到一起選。」韓三娘笑道。

丫鬟們送了畫冊過來，薛婉一邊翻一邊道：「算了，我本就是偷偷出來，不必節外生枝。」

韓三娘撇撇嘴，很是嫌棄薛婉沒脾氣，「要我說，便該衝過去刻薄她們兩句，若

不然都以為妳是泥糊的呢！」

「行了，就妳嘴巴伶俐，咱們先選幾個花樣，好叫人去拿。」薛婉說道。

韓三娘素來喜歡豔色，便選了一支墜南紅瑪瑙的步搖，另配套的兩支小釵，一副耳墜。薛婉則選了一支梅花白玉簪和一副和田玉的耳墜。

薛婉還幫芷荷選了兩支珠釵，算是她的「借款利息」，芷荷樂顛顛地給她倒了杯茶。

店裏的丫鬟記下來，行禮出了房間，薛婉兩人便在屋裏小聲聊天。

「我娘說，近來不少人家在打聽妳的婚事，雖說都不是大富大貴的人家，但也有門當戶對的嫡子，家境殷實，人也上進。妳後娘是不會給妳張羅了，妳家老太太也不喜歡妳，妳自己可有打算？」

薛婉笑了笑，「原本是有打算的，可如今手裏有銀子傍身，就不想那麼多了，橫豎有了銀錢，是餓不死的。」

韓三娘大大的白了薛婉一眼，「妳這沒出息的！有了銀子，連相公都不想要了嗎？我可聽說了……」她說到此處，壓低聲音道：「葉家還在打聽妳呢，可妳那後娘一個勁兒的和葉夫人打馬虎眼，現京中都傳，妳家已給妳說了親事，葉家那邊是要回絕的。」

薛婉冷冷一笑，她猜也是如此，她倒要看看，張氏要怎麼找出理由，攬黃她的婚事。

兩人正說著，門外突然傳來一聲尖喊，「怎麼？本小姐如今連你們一支簪子都不許看了？」

「這位小姐，實在不好意思，這是奴婢要去給天字三號房的兩位小姐選樣子的，您若要看可等那二位小姐看完了，您再看。」

「三哥，你瞧瞧，我葉家的女兒如今也只能挑旁人剩下的了！」

葉家？薛婉和韓三娘對視一眼，皆是一愣，葉家竟有這般跋扈的小姐？

「六妹妹，這裏的首飾本就不算最時興，妳若當真要買，不若三哥帶妳去珍寶閣，那兒的樣式比這家店的新鮮。」

韓三娘壓低聲音道：「似是葉修昀和葉六娘。」

薛婉認同地點了點頭。

葉六娘叫道：「我不去珍寶閣，我就要在這兒，我就要那支簪子！三哥，你去跟她們說，讓她們把簪子讓給我！」

葉修昀沉默一會兒，無奈道：「罷了，我去問問看。」

薛婉和韓三娘皆是一驚，不等她們反應，葉修昀已在外面叩門。

「不知屋內是哪家的女眷，葉家三郎斗膽叨擾，還請二位見諒。」

葉修昀在門外朗聲道，薛婉指指旁邊薛瑤和張氏那屋，又指了指自己的嘴，示意自己不方便說話。

韓三娘瞪了薛婉一眼，嫌她事兒多討人嫌，卻還是開口，「簪子給她吧，葉三公子不必多禮。」

「在下多謝姑娘了。」葉修昀聲音十分感激。

薛婉兩人聽店裏另外派了丫鬟幫葉六娘將簪子送到她的房中，這事原本已是過去了，誰料張氏的聲音又從旁邊小屋傳出。

「可是葉家的三公子和六小姐？我們是兵部侍郎薛家的，相逢即是緣，不若一起過來坐坐？我家女兒和六小姐也是同齡人，權當是交個朋友。」

張氏聽是葉家人的聲音很是高興，想著若是提前和葉家人親近親近，到時候葉修昀看到薛瑤的才貌，自然會動了求娶之心。

薛瑤年紀尚小，可葉老太爺眼看就要不好了，待葉修昀過了喪期，恰好可以過定。

張氏心裏算盤打得響，薛瑤更是滿面紅霞。

葉修昀本是不想節外生枝，六娘剛剛失了三皇子的姻緣，如今是個炮仗，一點就炸，但聽是薛家的人，葉修昀不禁想起那日在成王府見到的女子，心頭一動。

「六妹妹可願？」葉修昀回頭問道。

「好吧，既然是盛情相邀，那我便屈尊一次。」葉六娘笑盈盈道。

此言一出，張氏和薛瑤在心裏大罵葉六娘自作多情，若不是看在葉修昀的分兒上，怎會邀請她？韓三娘和薛婉也是無語，若論這嘴上得罪人的功夫，只怕滿京城的貴女都比不上這位。